

目 录

对人物艺术专题片创作的几点思考(代序)

.....作者	(1)
生命的秋天.....	(9)
大路魂.....	(20)
啊, 太阳.....	(25)
春华秋实.....	(34)
雪 梦.....	(38)
草原之鹰.....	(48)
大沁塔拉情.....	(52)
无名的绿叶.....	(67)
白山松水日月天.....	(69)
春的旋律.....	(98)
燃烧吧, 爱的火焰.....	(101)
足迹.....	(108)
巾幗风流.....	(117)
在大山的摇篮里.....	(127)
瀚海喷呐声.....	(136)
在难忘的日子里.....	(140)
生命树.....	(147)
我看《雪梦》.....北岗	(157)
电视专题艺术片的风采.....高鑫	(159)
生活与艺术的交融.....曹利华	(163)

对人物艺术专题片创作的几点思考

(代序)

近年来，在电视艺术片行列中，人物艺术专题片异军突起。这一新的创作样式，表现形式日益繁丰，既有一般性的人物艺术专题片，亦有文学性突出的人物报告文学片、音乐性突出的人物音乐片等等；它表现的内容范围也日益广泛，由人物艺术专题片诞生之初的只注重表现文化圈内的人物，向注重表现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工农兵人民大众方向发展。若干年来，我编导创作了一些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人物艺术专题片，也曾对人物艺术专题片的现时创作和未来发展走向作过一些认真地思考。总体说来，我的思考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人物艺术专题片的表现范围，应进一步跳出只注意表现文化人物的圈子，充分表现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工农兵人民大众。在电视艺术片创作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电视艺术片和电视纪实片的判定在认识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即只要是表现文化人物的专题片，不管其实质是艺术片还是纪实片，都被统归于艺术片；而只要是表现社会生活中其他典型的专题片，不管其实质是否是纪实片，还是艺术片，则被统归为纪实片。这种只以专题片选定的题材来划分片种，

而不以专题片综合反映出来的主体特征来判定其实质的做法，实在是认识上的一种误解。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电视艺术理论队伍是一支新军，电视艺术是一门新兴学科，其许多理论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而造成的。几年前，我编导创作的用记者主观意识流作为表现框架的艺术片《巾帼风流》，曾在全国电视艺术片研讨会上引起强烈争论。由于我调动电视艺术蒙太奇、色彩流、光影色调、声画关系、符号美学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表现了吉林省长春长话科这个群体典型，使作品渗透出来的艺术倾向压倒了纪实倾向，这就把艺术片表现范围拓展到了社会生活领域。尽管众说纷纭，我心里却有自己的追求。我认为作为一代艺术片编导艺术创作表现的范围只囿限于文化圈内，而不去表现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体工农兵人民大众，这不是一个一般性的失误，而是一个方向性的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涉及到我们的电视艺术究竟应该表现谁，为谁服务的大问题，涉及到我们这一代编导有没有才气和勇气去突破传统的表现范围禁区，在电视艺术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在一些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在《巾帼风流》荣获全国首届邮电题材艺术专题片一等奖成绩的鞭策下，我锲而不舍地进行创作，在创作了表现根雕艺术家陈企衡的艺术片《生命的秋天》（该片获全国电视文艺“星光”二等奖，“长白山”文艺奖，省广播电视节目特别奖）、表现朝鲜族画家任川的艺术片《在大山的摇篮里》（该片获省电视文艺“丹顶鹤”一等奖）之后，又着意创作了表现吉林油田工人题材的艺术片《生命树》（该片获国家三个部委级单位组织的全国石油文化大赛电视艺术片一等奖）。我认为：电视艺术片的发展走向，必须在形式、流派多样发展

的同时，把内容向全社会拓展。尽管表现社会生活圈中的典型人物会比表现文化圈中的典型人物更为困难，但我相信，一切真正有艺术才华的电视艺术家，都不会回避这一困难，都会不断探索，使我们现在这条刚刚踏出来的新路，越走越宽广。

其次，人物艺术专题片应注意表现时代背景下人的命运，人的情感，对人的生存观念、文化观念应该有所揭示，以使作品的份量更厚重些。现今，在我们荧屏上显现出来的人物艺术专题片中，有相当一部分属平庸之作。尤其是一些文化人物片，大多是人物简历、作品风格、艺术追求简单相加的模式，很少触及人物命运、情感与艺术与生活的联系，这是使一些作品流于浮浅的关键之所在。我认为：我们创作的既然是人物艺术专题片，就要在写人表现人上面下功夫。而写人表现人离不开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的观念。出于这种认识，我在创作艺术片《生命的秋天》时，注意写主人公命运线、情感线与艺术创作的联系。注意在表现他雕刻“嗷嗷待哺”这部作品时，提及他想起自己坐牢、老婆被逼疯时，家中有两个无人照管的孩子。注意在表现他雕刻“大江东去”这部作品时，重点表现他雕刻了一枚红红的叶子，抒发他对粉碎“四人帮”的欣喜之情。在表现他爱骆驼、爱金雕时，也都注意表现与热爱艺术的联系。在表现生存观念、文化观念方面，我写了他由北京流放到沙漠，在沙漠生活中爱上根雕艺术，尔后又不愿回北京的情感变化过程，向人们揭示他内心的生存观念、文化观念变化的内隐层面。在诸多的人物艺术片中，“歌德”式的作品彼彼皆是。我认为：“歌德”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注意“歌德”，那么人物则会显得平面呆板，缺少立体鲜活感。因此，我在《生命的秋天》

中，表现了陈企衡由于饥饿难耐，偷吃老百姓窝瓜一节。我写道：“一次，在采集树根途中，由于给养空空，饥肠辘辘，生存的本能驱使他去路边的菜地里偷了两个窝瓜。”接下来我又写道：“你看，美与丑原来就是这样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人们有时为了到达美的彼岸，不得不涉过丑的河流。”我认为：偷窝瓜这种行为本身是丑的，然而，这是陈企衡追求美的目标过程中的一种丑的行为。所以，这种丑的行为中就包含了美的含义。丑得特殊，也就美得特殊。我想，我这样写，对于一些习惯于直观观察事物，直观得出结论的观众，会有一些文化心理上乃至文化观念上的启迪。表现人的生存观念、文化观念，当然离不开人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我在表现陈企衡生存状态时，写了他在沙漠里吃老鼠肉，用湿沙子洗脚，用沙坑铺上塑料布做洗脸盆等，在表现他的文化状态时，写他根雕艺术成熟的过程，不把他一开始就写成是成熟的圣人，还写他对根雕作品超越工艺品，成为真正艺术品的追求。让人们从他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中获取力量与对生活新的认识，烛照自身的人生与文化。我认为：写出每个人物鲜活的富有个性化的命运，写出他内心丰富而生动的感情世界的东西，写出这些与他生存观念、文化观念的联系，这样的作品才能真正富有艺术魅力，并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内涵。

再次，人物艺术专题片应该注意解决创作中的再现问题。人物艺术专题片的编导们，在创作实践中，几乎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人物过去时空发生的故事情节如何再现？因为电视是视听综合艺术，它不同于单纯的文字表现，它需要有画面和声音的同时追述。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再现出来

的故事情节有失于虚假,破坏作品的艺术真实性。近年来,虽然有许多编导对这一问题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尝试,但始终没有见到较权威、较系统的理论阐发性文章,发表于报端刊角。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电视理论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电视艺术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说明,这确是电视艺术实践中一个亟待从理论上弄清楚的问题。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再现人物过去时空发生的故事情节的几种表现方式:第一、艺术地使用照片及有关影视资料。我在艺术片《生命的秋天》、《生命树》中都采用了这种表现方法,实践证明:效果是好的;第二、运用空镜头表意。空镜头不空,它可以在表达特定内容时,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第三、运用人物的局部特写。人物的局部特写可以省去环境时空感,把观众注意力转移到人物自身上来。第四、运用声画分立,即画面与声音具有相对独立性,使用这种方法时,要注意画面与声音表面无机,而实则更加有机,注意音画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第五、运用声画对位,即画面与声音的逆向发展。使用这种方法,同样要注意音画之间的有机性。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差异的东西相会合,从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第六、运用特技或动画表现手段。我在《巾幗风流》中,在表现人物深夜在办公桌上睡着了这一过去时空发生的情节时,如果我让人物现在时空趴在办公桌上睡觉的镜头,这无疑有人为摆拍痕迹。我在拍摄现场,请摄像员只拍办公桌上她写字的一只手,然后将焦点调虚,后期做特技时,在镜头将画面模糊的一瞬,特技定格。这样,画面由清晰到模糊,由动态到静止,给人一种人物睡着了的艺术意蕴。对于再现问题的表现方法,随着人们的创作实

践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肯定还会有更多更好的表现人物过去时空发生的事情节的方法。这里还需要提及一句的是，那种以演员表演的报告文学剧，不在本文谈及的艺术片之列。

此外，人物艺术专题片应该在继承传统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把一些成熟的现代美学表现手法大胆引入电视艺术表现机制。早在四五十年代，苏联电影艺术家普多夫金、爱森斯坦就已确立了电影蒙太奇理论，并系统地阐述过蒙太奇种类，蒙太奇句子、段落等。与此相对应，法国电影艺术家巴赞也提出了长镜头理论。众所周知，电视艺术是从电影艺术基础上分离出来的崭新艺术形态，它在使用艺术表现手法上与电影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可惜，我们现在电视编导队伍中对蒙太奇理论有不少人还一知半解，更谈不上在实践中加以运用，这使许多艺术专题片中，画面语言混乱，漂亮的蒙太奇句子、段落极为鲜见。我主张，在恰到好处地使用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时，还应大胆地把现代美学中成熟的东西有机地引入电视艺术表现机制。在创作实践中，我除注意使用各种蒙太奇和长镜头之外，还在《巾幗风流》中使用了当时文学界方兴未艾的意识流，在《巾幗风流》、《生命的秋天》中使用了符号美学表现手法和色彩流。如：我把各种不同颜色的纱巾，系在白桦树上，扎起羊角夹，用其作为女人生命风采的特定符号；我用一枚红红的霜叶，当做根雕艺术家陈企衡生命的符号等等。我认为电视艺术作为一门年轻的、正蓬勃发展的艺术门类，各种现代美学的成熟表现手法对它的有机渗透及引入，必将使它更加色彩纷呈，充满青春的活力。

最后，人物艺术专题片应注意逐渐形成一个风格迥异多

样的、相对完整的风格体系，具体人物艺术专题片应在创作个性方面日臻完善、鲜明、成熟起来。纵观全国的人物艺术专题片界，虽涌现了不少为世人称道的优秀作品，但实事求是地说，还没有形成一个较成熟的、相对完整的风格体系。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编导队伍理论素质参差不齐，缺少鲜明的创作个性追求。不知什么时候起，电视艺术界总是刮“风”。一忽儿刮“写意风”，青海出了个人物散文片“西藏的诱惑”，其他地方便也想效法制作一个等等；一忽儿刮“纪实风”，出了个“望长城”和“沙与海”，许多人又都纷纷扔下写意去搞纪实。我认为：中国的电视艺术片发展道路要走有我们自己特色的路，应该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我们应该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各种不同风格、流派自由竞争的艺术创作局面。人物艺术专题片应该依循观众接受美学规律，以及电视艺术美学价值取向和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去寻找自己，发展自己。一切有志于发展人物艺术专题片的编导们，都应该努力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及风格，不随风而就，为早日形成我国自己的人物艺术专题片风格体系而努力。在我个人的艺术风格追求上，我将继续沿着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叙事层面、观念层面、韵味层面三统一的做法，继续追寻下去，并不断丰实、完善自己的创作风格。

电视艺术给人以审美教化作用。艺术感染力和爆发力愈强烈的作品，编导们所付出的辛劳也就愈大。为了人民的电视艺术事业，我们电视艺术编导们必须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以惊人的勇气和胆识，把我们的人物艺术专题片创作真正搞出声色气势来，以使更多的精品乃至精典之作问世。艺无止

境,我决心奋力拼搏,永不自恋,创作出更多更好,更受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来。我一生所追寻的崇高艺术境界,也许一生难以达到,但我将毕生为此而不懈追求。

作者

写于 1993 年 1 月

此文原载《电视研究》1993 年第 2 期

电视艺术片

生命的秋天

(解说词)

(解说)春天淡绿,夏天葱茏。唱一支秋天的歌吧,金色的秋天令人激动。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生命的阳春和盛夏,同样也都会有自己生命的秋天。

我这里要给你讲述一个人的故事。他就像我和你一样,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通人。他的血管里流着我们炎黄子孙浑重的血;他是一个有着不屈不挠创造意识与创造力的人,是一个把自己生命的秋天埋在艺术堆里,塑造着根雕艺术,也塑造着他自己与别人的人。

(自白)我叫陈企衡,说起来不怕你笑话,我不知道我这辈子是怎么老的,不知道我小时候那头油黑的头发,怎么变得这样花白,我真的不知道。人到了生命的秋天,就意味着将走向生命消失的那片地平线,这我知道。我知道,人生的秋天,在人实现一生价值的过程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知道,生命秋天里的顽强努力,可以使人本来的生命时间,像夕阳晚照中的影子那样拉得很长。

(解说)他不太敢轻易地去碰动这些石子,这些几乎记录

了他从童年到老年全部历史的石子。因为，每块石子都会勾起一段往事，勾起他对往事的追忆。

（自白）我现在生活在塞北沙原上，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北方汉子。可是我的老家却在上海市的崇明岛，那儿是个美丽的地方，那儿有我生命的根。当我在海滩上拣起我生命中的第一枚石子时，只是看着它的颜色和花纹好看，我还不明白这枚石子在我人生旅途中的含义。也许是我思念家乡，思念海，思念童年，以后我走到哪儿都要拣几枚石子存起来，石子存了这么一大盘，人也老喽！

我至今也不会忘记小时候问过爸爸的话。

（童声）：“爸爸，海滩上的石子为啥这么好看？”

（爸爸）：“自己生的，海水冲的。”

（解说）：于是，他幼小的心灵开始朦朦胧胧接触到一个哲理：海滩上的石子只有经过自己的生成与海水的冲刷，才能臻于完美！

这个哲理像躲在他人生深处的一个影子，伴随他从童年走到了今天。

（自白）说起我家的历史，我知道我爹、我爷爷，还有前几辈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没文化。传到了我这儿，赶上了好时代，出息成了个文化人儿！现在我每搞成一件根雕作品，总要在上面按个手印，这是跟我的前辈学来的。我按上手印，是对前辈文化状态的一点儿铭记，也是我对艺术上返朴归真的一种追求。

（解说）1949年，在祖国黎明的日子里，他扛着父亲亲手砍给他的一根竹竿，挑着母亲给他缝就的麻花被行李卷，迈着还

很稚嫩的一步子，第一次走向家乡以外的世界。

（自白）我到了上海市郊农村工作队。读书时，我受过一些美术熏陶。一位水印木刻家，曾是我的启蒙老师。工作队里，我的这点儿本事，被派上了用场，出板报、墙报，干得很卖力很带劲儿，当然啦，有空也勾几笔写生速描。没成想，1950年省一级报刊就开始发表我的速写作品，更没想到1951年冬天，又被调到北京工作。

（解说）1954年春天，他被调到中国美术家协会工作。这时，他在华君武等人的影响下，进入了漫画创作期，他相信勤能补拙，以充沛的精力与超人的勤奋拼命创作。没有多久，便经常有他的作品见诸于国家级报刊。

（自白）这一段，是我艺术上春风得意的时期。1958年，我们下乡劳动时，农村“浮夸风”很盛。我年轻气盛，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从此，一个长长的政治阴影，便长期遮盖了我的政治生命与艺术道路。

（解说）1959年，他被下放到内蒙地区。后来，又回上海崇明岛当了农民、渔民。

（自白）我扛着竹竿，挑着行李卷走出了崇明岛，又扛着竹竿，挑着行李卷回到了崇明岛。

走出去时脚步是轻松的，回来时脚步是沉重的。

爸爸妈妈看见我回来了，望着我笑，看见他们笑，我也酸楚地笑，心里却在流泪。

我是个农民、渔民了，可我忘不了许多同行老友临别时炽热的话语和深切的目光，忘不了自己追寻艺术那许多个彻夜不眠的夜晚。

(解说)搞艺术的人的艺术之心，不管在什么境遇下都不会死。

(自白)我用带着泥土与水腥味儿的手，画了许多画，可都因为那个政治原因而未能发表。

(解说)就在他几乎失去创作信心的时候，中国美术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的一次美术展览中，展出了他新创作的三幅漫画。他们没有在乎他的那个所谓的问题，他们了解他。

(自白)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我当时高兴得想唱歌。可是，当我一个人跑到大海边，又悄悄地哭了。我为什么哭，我想，汇集了我们祖祖辈辈汗水与泪水的大海会知道。真的，懂得我全部心事的大海，你不会不知道，你一定知道！

(解说)1965年仲夏，他回内蒙通辽市文化馆工作。

(自白)在那段亿万人心头都留有一定创伤的十年历史中，我因为画漫画，挨了斗，坐了牢，一个耳朵被打聋，老婆被逼疯；我的大部分美术作品与资料，被毁掉。可我觉得历史的沉痛，毕竟已属于沉痛的历史。人最美好的品格是宽容，我们应当宽容历史的过失。

历史的车轮不是没有停么？！我们一切从事创造的人们都应该与它一起向前赶路！

(解说)每个人的一生中大概都会有悲悲喜喜，因此，真正的艺术，常常从悲悲喜喜中产生！

(自白)这件艺术品，是我含着泪把它们雕成的，看着它们，我就想起了我坐牢、老婆被逼疯时，两个无人照管的嗷嗷待哺的孩子。我悲剧性的创作情绪，赋予了这件作品悲剧性的

力量！

(解说)为了纪念1976年那个喜庆的秋天，枫叶红了的时候，在后来创作的“大江东去”中，他雕了一枚红红的叶子，让它永不沉没地漂流在历史与人生命运的长河里。

(自白)我在阳光下度过了生命的春天，在坎坷中度过了最宝贵的生命的夏天。当伟大的时代让我重交好运的时候，我已是个满头白发人。我知道我的夏天失去了什么，也知道我的秋天该做什么。我必须让那轮属于我的生命的夕阳发出它最炽热的光。全国美协的一位领导问我：“你今后怎么办？漫画还搞下去么？”我说：“搞漫画没优势了，要搞根雕。”“要回北京么？”“不需要，那儿有沙漠，沙漠里有裸露的死树根，搞根雕资源丰富！”说真的，在通辽苦辣酸甜的生活，已使我的性格坚强、感情丰厚起来。大自然的根雕资源，使我生命之根的触角不能不伸向它，去创造那些我魂牵梦绕的艺术的根！

我以前没搞过根雕，在乡下时，看见农民用木头雕刻烟荷包疙瘩，也试着刻。那种生活装饰品与真正的艺术品是有区别的。但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一条使我动了搞根雕之心的思想引线，不能不承认我根雕艺术的胚芽萌发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中。

(解说)搞根雕，说起来容易，干起来也难。要去沙漠深处寻找被风刮出来的死树根，首先要解决运输工具。这里最好的运输工具，莫过于骆驼。省画院的领导了解他的难处，破例用公费为他买了一只骆驼。

(陈的妻子)我们家这个倔老头子，平时吃什么穿什么都马马虎虎，却拿出家里节衣缩食攒的钱买了第二只骆驼。

(字幕:陈企衡的老伴路淑珍)

(解说)这还不算,省画院同志见他家的房子,夏天漏雨,冬天透风,建议组织补助了他一千元钱修缮房屋。钱到了他手,变成了第三只骆驼。

(解说)冬天他家屋里最高气温零上九度,孩子、爱人有些埋怨。

(自白)别听他们瞎唠叨。骆驼无三不成队,去沙漠又得驮帐篷,又得驮吃的用的,回来还得驮树根,骆驼少了哪成?

(陈的妻子)有了这仨骆驼,这老头子就放上牧了,家里人吃不吃他不管,骆驼不吃饱了可不行。中午孩子们得上沙坨子去换他吃饭,有时天黑日头落,他也不回家,家里头,常常是几双筷子等一双筷子。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是个搞艺术的,还是个放骆驼的?

(自白)我那老伴她真不懂,我在野外放牧哪能是光放牧?大自然里静得很,找个地方一坐,捧本艺术理论书一看,多难啃的书都啃得动,半体力,半脑力,嘿,我觉得满舒坦!

我读中国的《文心雕龙》,外国的“毕加索”什么的,还读当代各种艺术流派的理论。

(解说)陈企衡为搞根雕,除采集准备、理论准备之外,还做了其它的艺术准备。他除了养骆驼,还养了金雕、乌龟等动物。他养它们,爱它们,观察它们。

(自白)我养这金雕,刚买来时不认识我,差点没把我的—只眼睛抓瞎,老伴见我顺脸淌血,问我咋回事儿,我说不小心碰到了木桩上。我哪敢说是老雕抓的?这雕一天要吃半斤多牛肉,老伴本来和我窝着气呢。我实说了,她一急眼,还不

把雕拿刀剁了?! 你看，动物多灵性，跟我熟了，咋摆弄咋是，跟我好着呢!

我养这骆驼，刚来时和我生，把我从它身上甩下来，硬是把我的肩膀和腰摔伤了，可现在我要是外出几天回来，它们老远就奔到我跟前，拿脑袋往我怀里蹭痒痒。

我天天看它们，熟悉它们，也就逐渐懂得了怎样用根去表现它们。当然，我还有更多的收获。我看金雕的眼睛，懂得了搞艺术应该敏感；我看骆驼反刍，想到了在艺术上应该反复琢磨；我看骆驼在沙漠上跋涉，提醒自己搞根雕要有韧劲儿与耐力!

(解说)每年他都要跋涉几千里路，与自愿组织起来的树根采集队的同伴一起，去沙漠腹地寻找艺术的雏型。

沙漠上的小草受四季风的吹拂，用草叶在沙漠刻下了自己生命的年轮。陈企衡，用他不停跋涉的脚步，不停脚步的艺术思维，赋予了艺术思维魔力的手，把自己生命的年轮附着在了根雕艺术的年轮之上。

沙漠里的生活是苦的，厚厚的蒿草和几张草垫子就是床。

方圆百里荒漠上，只有他们这一处炊烟。

这种洗脸盆，用起来也很方便。泡脚可舍不得用水，用湿沙子，这大概是陈企衡的一大发明吧?!

(自白)在大自然面前，我看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存本领高。有时，给养用完了，就吃野菜、榆树钱儿，有时还抓野鼠吃，沙漠里野鼠的肉很嫩，煮熟了吃，很香。

(解说)在沙漠里寻根，像在大海里捞针。他不知道哪片沙漠上会有被风刮出来的树根，也不知道哪儿有他所需要的

树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脚印，留在了沙梁上，很快又被风沙所掩埋。

沙漠上没有他的足迹，他的足迹只留在追寻艺术的路上。

（自白）当我头枕着这片沙漠时，我的心情并不寂寞，那里始终有一支悠扬的歌在唱，和秋天一样高远的歌在唱。我的心始终有根雕艺术之光在闪烁，沙漠色不正是它梦一样美的艺术的摇篮与温床么？！我感谢沙漠，给我以自然的根的恩赐；我感谢艺术，是它的魔力，把我引到这一片又一片我所不认识的世界。

（解说）人总是人，是美与丑兼备于一身的人。

（自白）那回，我们从沙漠回来，给养空空，到家还有近百里路程，大家饿得要命，生存的本能驱使我去路边的菜地里偷了两只窝瓜。

（解说）你看，美与丑原来就是这样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人们有时为了到达美的彼岸，不得不涉过丑的河流。

（解说）从搞根雕艺术之初到现在，他在艺术上经历了一个艰苦爬坡的路程。开始，采来的树根，他顺乎其然地看着像什么，就雕成什么。这段时间，他创作的作品大多比较具体，只工于其形，而匮乏其神。

（自白）理论与实践，使我逐渐悟到：根雕作品能不能摆脱匠气，在工艺品的基础上提高一格，走入纯艺术品的行列，这不取决于这项艺术本身属于哪个门类，而取决于它本身美的价值所达到的程度。这使我决心找到一条属于自己艺术风格的路。